

程强和鄱阳县青年赣剧团——

“农民的戏班子”做了很多事儿

本报驻江西记者 伍文珺 文/图

“抱不平闯花灯人人惊骇，脚踢那探花郎呜呼哀哉……”3月15日晚，江西省乐平市涌山镇传来赣剧饶河戏《薛刚闹花灯》的唱段。台上演员唱腔铿锵；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不时跟着调子哼唱。3月15日至20日，鄱阳县青年赣剧团在这里演出14场大戏。

“从今年正月初二到现在，我们团3支演出队100多名演员几乎一天都没休息过。”鄱阳县青年赣剧团团长程强说。至于演出场次，他自信地表示“不会少于300场”。实际上，由于市场需求旺盛，剧团声名远播，就连今年国庆期间的演出也都预约满了。

2003年，程强放弃了当时十分赚钱的建筑工程，和几个朋友凑钱成立了鄱阳县青年赣剧团。成立初期，由于没有演出场地，市场萧条，剧团亏损严重，程强自己就亏了十几万元。连续3年亏损后，其他4个股东纷纷退出，剧团濒临解散。

“穷得连正常开支都维持不了，演职员的工资也发不出来。”程强回忆说。当年有两条路摆在他面前。一是关闭剧团，凭以前的人脉和经验继续做建筑生意；二是想办法渡过难关，发展剧团。想到团里共患难的演员，程强选了更困难的那条路。

“当时很多民营剧团都做不下去了，倒了一批，团里人心有点散，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演戏。”胡香萍是团里的花旦，从建团之初就一直在，她说自己之所以没有离开，一是因为爱唱戏，二是因为相信程强不会抛弃这个团。

在鄱阳流传着这样一句俚语：“三天不看饶河戏，心中发闷人无力。喉头发痒就想哼，唱过之后来力气。”作为鄱阳湖畔的农民后代，程强熟悉鄱阳，更熟悉农村。2006年，程强调整办团理念和经营策略，把市场从城镇转移到农村，将剧团定位为“农民的戏班子”，只要群众需要，别的剧团不愿去的地方他们去。“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是发展农村的经营策略救了我们团。”程强说。

“他们戏演得精彩，也能吃苦，每

次演出结束还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鄱阳县古县渡镇坎冲村文化活动中心工作人员说。“有些传统土腔土调的戏，只有他们能演出那个味儿哩。”村民胡增寿评价。

市场需求大，程强就把剧团分为3支演出队，经常在3个不同的地方同时演出。时间紧、任务重，剧团就自己办临时食堂；演员自带行李，在舞台后面或村民家里睡地铺；为了节省时间甚至吃饭时演员都带着装。“要确保人家点的戏我们都会，而且能让老乡们满意。”程强说。不仅如此，团里的每场演出程强都尽力做到回访。2月18日11点，看完第一演出队的演出并和老乡聊过之后，程强又驱车前往第二演出队所在的古县渡镇凤翅里村，看见一名老翁还坐在台前，便上前攀谈：“戏演得怎么样？”老者伸出大拇指：“唱得好，就是戏太短了，两个小时根本看不够。”

正是这样十年如一日的努力，鄱阳县青年赣剧团由寥寥数人发展到拥有136名演员、固定资产达500余万元的大团，创作排练剧本120余部，并屡屡获奖。2012年，剧团获得“江西省首批十佳民营院团”荣誉称号；2015年，剧团获得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优秀基层戏曲院团奖励50万元；2018年，剧团获得第七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想做点事”是程强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现在剧团已经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民营院团，2017年共演出1869场次，收入368万元，观众达90万人次，赢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以前困难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发800元工资，现在我们平均一个月能挣近万元。”一名演员自豪地说。要知道，在鄱阳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近万元的工资可谓一笔“巨款”了。

与此同时，作为团长的程强也清醒地意识到，剧团要继续发展下去还要靠更多更好的演员和一个个叫得响的剧目。在巩固了农村市场后，剧团想向更大的舞台迈进。目前，程强正积极和当地文化部门接洽，力争得



鄱阳县青年赣剧团在鄱阳县古县渡镇坎冲村演出《薛刚反唐》

到更多支持。今年，剧团还计划和鄱阳县赣剧团合作，成立鄱阳县戏曲行业协会，规范演出市场，整合资源、创排新戏，确保节目更新频率，让观众看好戏，同时保障更多戏曲从业者的收入。

“还要培养戏曲人才，传承饶河戏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程强说。2016年剧团参加了江西省第十届玉茗花戏剧节，2017年参加了江西省第二届优秀青年戏曲演员展演，这些比

赛很好地锻炼了年轻演员。“胡香萍还作为优秀青年戏曲演员被省文化厅选中到中国戏曲学院进修学习。接下来，我们准备培养一批小演员，练功房已经重新装修了，二楼也空了出来，将来招了新人可以住。”程强指着修整了地面的练功房说。至于生源问题，程强很乐观：“鄱阳人爱看戏、爱演戏，很多次我们去村里演出，许多孩子吵着要跟我们学，家里人也很有支持。戏曲在民间，不会消失。”

《李白》：我舞影零乱

本报记者 张 婷 罗 群

在《静夜思》的歌声中，李白缓缓走向那一轮满月，用生命与明月进行了一次亲密的对话。“太棒了，我心中的李白就是这个模样！”许多观众情不自禁地赞叹，全场掌声雷鸣。

3月10日晚，北京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厅座无虚席，上演的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安徽省马鞍山市宣传部等单位联合出品的舞剧《李白》。尽管大部分观众对于“诗仙”李白的作品并不陌生，但通过舞剧的形式再现李白的一生，在中国内地还是第一次。

“中国人几乎都会念李白的诗。他的诗是明月、是故乡，是每一个中国人生命记忆的一部分。人们爱他、敬他，关于他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唯独还没有舞剧。”谈起该剧的缘起，总导演韩宝全如是说，他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与韩宝全并肩作战的是

编剧江东，项目指导帅小军、李世博，舞蹈编导史博、胡岩、郑智，作曲张渠，舞美灯光设计任冬生，服装设计阳东霖，造型设计孙艾娜等，他们携手合作，塑造了舞剧舞台上的李白。

对舞剧而言，塑造一个大众熟知的人物形象极具挑战。“到底是怎样的不平凡造就了‘诗仙’李白？”在打造该剧时，韩宝全一直在苦苦思索。“我想抛开李白的一切光环，有血有肉才是真。在情感与理智、出世与入世的自我冲突中还原一个潇洒狂放却又身不由己的诗人形象，大悲大喜之间，道尽人生的复杂况味，散发出一一种诗性情怀以及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向往。”韩宝全说。

舞剧《李白》采取倒叙结构，以李白晚年被发配夜郎为切入点展开其人生回忆，选取了李白人生中的几个

主要节点，分别以“月夜思”“仗剑梦”“金銮别”“九天阁”“鹏飞月”为题进行铺陈，通过他在人世与出世这一人生矛盾上的权衡和抉择，揭示李白的内心世界。该剧的表现手法别具一格，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实”是安史之乱后，晚年李白身处境境；“虚”为梦境中他回到盛唐时的长安，供奉翰林。舞剧在两者的张力之中徐徐展开李白在“道”与“势”之间挣扎徘徊的一生。“该剧的创作极具时代感和思想性，虽然表现的是古人，但今天的观众也能够观照自己的内心，体会到舞剧的现实意义。”江东说。

该剧舞蹈的观赏性很强，群舞《踏歌》《酒香舞》等令人印象深刻。《踏歌》改变了以往常见的女性群舞，以一群樵夫为主角，是阳刚的男子群舞。这一大胆尝试拓展了中国传统

舞蹈的发展空间。《酒香舞》中，令人赏心悦目的除了女舞者的婀娜舞姿，更有长时间在空中飘舞的“手绢”，仿佛把浓浓的酒香气凝固在空中。原来，这“手绢”不是普通布料材质，而是一种轻薄的塑料纸，被扔向空中后不会落下。道具的巧妙选材与舞蹈完美融合，创造了非凡的视觉效果。

李白的独舞是全剧的核心。饰演李白的青年舞蹈家胡阳主演过《孔子》等多部舞剧，其舞姿潇洒、表演经验丰富，将李白的性格特点拿捏得十分到位。第二幕中，为贵妃写诗之后，李白受众朝臣追捧，推杯换盏，内心大喜。胡阳将李白的洋洋自得表现得淋漓尽致，舞蹈狂放不羁。但剧情很快急转直下，得罪了大臣的李白遭众臣排挤，被迫离开朝廷。此时，胡阳又用饱含感情的肢体语言，将李白的颓废演绎得入木三分。尤其是第二幕结尾，胡阳表演的大段剑舞，让观众领略到了李白的豪情万丈与大侠风范。

该剧舞美设计突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学追求，从盛唐时期的建筑及装饰中提取出黑金配色，结合李白的书法以及唐五代时期的山水画重新结构了舞台装置，不仅展示了李白诗中的山水画面，还营造了恰如其分的戏剧氛围。该剧服装风格则随着李白的际遇而变化，官殿里压抑的灰暗和出官以后的清爽形成鲜明对比。音乐方面，针对李白的内心矛盾，选择以古琴来表达世俗对他的禁锢，以箫来表达他努力摆脱禁锢的愿望。

周末，李白的身影消失在明月中。“我想，李白不仅走向明月，也走向他的‘山高水长，物象千万’。该剧传递着我们对李白的敬仰、对本真的回望、对家乡的思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无尽长空明月事，万古诗情暖人间。”韩宝全说。



舞剧《李白》剧照 刘海栋 摄

近日，有幸观赏了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推出的两部歌剧——无锡市歌舞剧院的《二泉》、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蔡文姬》，感触颇深。

《二泉》通过对江苏民歌、曲艺和阿炳原创音乐的直接或间接的引用、借鉴，使之与作曲家杜鸣的原创音乐较自然地镶嵌在一起，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二泉》音乐的一大特色。不论是江苏民歌《无锡景》《拔根芦柴花》、苏州评弹音乐还是阿炳的二胡曲代表作《二泉映月》《寒春风曲》（《寒春风曲》甚至成为该剧剧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足见主创团队的一片匠心），在赋予该剧浓郁的泥土芬芳、提纲挈领地展示阿炳音乐艺术精华的同时，独辟蹊径地完成了传统音乐、经典音乐与原创音乐的交融。序幕女声合唱《无锡景》、第二幕《交恶》之《茶客合唱》（男声）、第三幕《失明》之《阿福阿喜》等合唱段落既对剧情推波助澜，又凸显该剧的江南地域特色。换言之，在《二泉》中，合唱部分有时扮演了一个旁白的角色，有时又成为该剧的剧中人，出入转换自如、游刃有余，是其又一特点。

与近年来笔者听过的多部民族歌剧不同的是，歌剧《二泉》较适度地反映出作曲家对重唱音乐的青睐。不论是第一幕《斥父》之阿炳父子二重唱，还是之后若干幕之母于三重唱、阿炳与父母的四重唱等重唱段落，均在不经意间展示出杜鸣对通过重唱音乐来反映人物性格和戏剧矛盾的驾驭能力，也未落入近年来一部分民族歌剧剧中人物各唱各之窠臼，彰显出作曲家对歌剧这门舶来品艺术的消化和吸收。与《二泉》相比，歌剧《蔡文姬》对重唱音乐的关注则稍显逊色，但其第四幕《旧怨新愁》中当蔡文姬因欲归汉而与一双儿女难舍难分之时，由蔡文姬、左贤王、董祀、匈奴单于、乳娘共同演绎的一段五重唱却又恰到好处地反映出同一情境下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较成功地将以《蔡文姬》全剧推向了一个高潮。

歌剧《二泉》中阿炳的二胡演奏替身，反映出主创人员有借此发挥其串联全剧和表现时空转换的用心，然而过犹不及，此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有篇幅稍长之嫌。很显然，歌剧《蔡文姬》毫

无类似的问题，但频频出现的话剧对白、部分配角只有对白没有歌唱的设计，容易令人产生“就差一点”的遗憾，虽然笔者从来都不否认：在相当长时间内，“话剧+唱”仍不失为民族歌剧扩大中国受众群体的重要途径之一。

歌剧《二泉》《蔡文姬》已然列入于近年来较优秀的民族歌剧之中，尤其是后者。《蔡文姬》较大胆地将两种不同的唱法融于一剧之中。女主角蔡文姬采用了民族唱法，几位男性角色左贤王、董祀、曹操、匈奴单于等均是

用美声唱法。尽管这两种风格迥异的唱法碰撞于一剧，却丝毫未带给笔者任何不适或不兼容之感，反而令人有一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愉悦。尤其是当夹带着浓郁豫剧音乐色彩的蔡文姬的唱腔与激越悲壮的左贤王的唱腔交织缠绕之时，从音乐的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两种唱法的融会碰撞，然而从剧情的发展来看，这不正是该剧主创团队所推崇的“渴望和平、和睦相处、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立意的高扬吗？

如果说歌剧《二泉》着墨点在“歌”上的话，那么《蔡文姬》立足点则在“剧”。前者表现出主创团队力图通过以《二泉映月》核心动机为基础的声乐思维来一唱到底，故男一号阿炳的扮演者歌唱家王宏伟的表演担子略显沉重。后者反映出主创团队希望通过“歌”“舞”“乐”

三位一体的舞台表演来拉动该剧的戏剧性张力、推动矛盾冲突的层层递进，尤其是作曲家关峡一展其长于驾驭大乐队的器乐思维更使该剧“剧”的形象矗立起来。

不论是《二泉》还是《蔡文姬》，笔者注意到这两部歌剧的主创团队都殊途同归地将致敬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的乐舞和包含舞蹈片段的西方经典歌剧。前者中的江南女子方华舞，后者中的汉宫廷舞，在丰富舞台表演的艺术形式、增强歌剧本身的市场卖点的同时，将剧场中的受众群牵引至剧情极力营造的历史情境之中，在无形之中反映出文艺工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
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

无疆大爱 情满梨园

本报驻广东记者 谭志红

3月11日，“无疆大爱 情满梨园——社会各界为粤艺人扶危济困义演筹款”活动在广州南方剧院举行，为今年春班期间遭遇重大交通事故的广东吴川市民营粤剧团同仁筹款。广东粤剧界名家同台献艺，共筹得善款213万余元。

2月24日，湛江吴川市陈国明民营粤剧团在广西那隆的演出结束后，返回途中在南宁一路段与货车发生碰撞，造成1死3重伤9轻伤的严重事故。不幸遇难的老人演员张少梅和重伤的3人均家庭经济支柱，他们的遭遇给家庭带来了伤痛和困难。

消息传开后，粤港澳两地粤剧界纷纷发声，希望共同救助粤剧同仁。在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荣誉会长黎子流的嘱托下，由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倡议并牵头，联合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广东粤剧促进会、广州粤剧院、广东粤剧院以及红线女艺术中心等多家单位筹办本场筹款义演活动。活动得到了粤剧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在慷慨解囊捐助之余，还踊跃报名参加义演，以实际行动支持帮助遭受事故的粤剧同仁。此次义演筹备工作仅用了14天，最终在3月11日顺利举办，40多位粤剧艺人登台献艺，共演出《打神》《夜战马超》《剑合钗圆》《荔枝颂》《抢枪》等18个节目。

3月11日下午，南方剧院座无虚席。欧凯明、黎骏声、陈韵红、崔玉梅、苏春梅、倪惠英、梁耀安、丁

凡等粤剧、曲艺名家纷纷登台献艺，共同为募捐义演出力。黎子流不仅与夫人邱婧文捐款2万元，还与苏春梅、丁凡等艺术家合唱《十绣香囊》。旅居加拿大的白雪红女士专程赶到广州，携青年演员李伟麒献唱一曲《剑合钗圆》。其间，全体演员登台合唱调寄《将军令》重新填词的《无疆大爱暖梨园》，将义演推向高潮，现场捐赠的善款数也不断增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粤剧界一贯的优良传统。”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粤剧演员倪惠英说。

本次义演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广州粤剧院免费提供南方剧院作为义演场地，剧团所有人员和物资均由主办方无偿调用，并委派广州红豆粤剧团担任演出班底。眼下是粤剧界一年中最繁忙的春班演出时段，红豆粤剧团在义演结束后，马不停蹄地奔赴番禺，继续当晚的春班演出。义演前一晚，广东粤剧院的蒋文端、林家宝还在外地参加演出，为参加义演，他们连夜赶回广州，参加义演后又返回广州市参加广东粤剧院一团的演出。

陈国明剧团的遭遇同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积极支持义演活动。此次义演票务一经开售，短短几天内便告售罄。义演当天，广州市雪香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邓枫慈善基金会等企业、机构和观众纷纷捐款，奉献爱心。